

专访《追月》导演乔梁： 何赛飞第一次看片，哭了半场

■文/本报记者 杜思梦



由乔梁编剧导演，何赛飞金鸡奖“封后”之作《追月》3月8日正式与观众见面。乔梁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感慨“何赛飞为了这部戏牺牲太多了”。

电影中，何赛飞饰演的越剧名角戚老师人戏合一，活脱一个“不疯魔不成活”，在乔梁的描述中，何赛飞也是个“戏疯子”，60岁的她冬天赤脚走在石板路上演戏，理由是“这样人物感觉才对”。不拍戏时，她满脑子也是人物，洗着澡，也会忍不住落泪。

乔梁说，“我从来没有一次，希望另外一个人得奖超过我自己的”，但在金鸡奖颁奖当晚，他希望获奖的那个人是何赛飞，“她的表演不会让大家失望”。

◎ 花5个小时劝说何赛飞

电影《追月》根据艾伟小说《过往》改编，原著曾荣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，讲述了昔日越剧名角戚老师晚年返回家乡，期望与子女重拾亲情的故事。

小说中的戚老师是位“另类女性”，舞台上她光彩夺目，舞台下，她有时甚至叫不出儿女的名字。在家庭与梦想之间，她选择把一生献给舞台，人到晚年，却又不得不去乞求孩子的原谅。

“我从这个故事里，看到一个独特的女性形象。”乔梁说，改编电影时，他脑子里能演戚老师的只有何赛飞，“这个角色需要演员既

有戏曲功底，又要会影视表演，还要有超强爆发力。除了何赛飞，我想不到第二个人。”

让乔梁没想到的是，原本已同意接演的何赛飞，研读完剧本后，又犹豫了。

戚老师这个角色的确不讨喜。电影里有句台词，戚老师问儿子们：“在你们眼里，我不是一个好母亲？也不是个好妻子？”儿子秋生说：“但你是个好演员”。“这句话不是认可，反而充满了讽刺。”乔梁说，“尽管女性解放这么多年了，但社会还是站在男性的视角去要求女性。作为女性，首先你

要是一个贤妻良母，再说你是不是可以有事业。我希望这部戏，让大家意识到这些问题。”

“何老师最开始看的是小说，当时她在巡演，没细看。等拿到剧本，仔细琢磨了戚老师这个角色后，又不想演了，她说，她60岁了，很怕陷进角色出不来，演下来真的会疯，会坐下病。”但乔梁听得出，何赛飞对角色仍有不舍，他再次拨通了何赛飞的电话，两个人谈了5个小时，挂电话的时候，已是凌晨，何赛飞同意出演戚老师。

◎ 何赛飞为戚老师哭过三次

意料之中，何赛飞完全陷入了戚老师的角色。光是乔梁知道的，何赛飞为戚老师至少哭过三次。

第一次是拍摄期间，乔梁回忆，有一天拍完戏，何赛飞打来电话说，“导演，我回去之后，想着今天拍的戏，洗澡的时候，忍不住哭了”。

“她一开始不喜欢戚老师，她觉得，哪有这样的妈？但当她进入到角色，她哭了，她理解了她。”乔梁说。

重头戏“雨夜审母”，是何赛飞演得最痛苦的一场戏，袁文康饰演的儿子秋生在雨夜回家看母亲，把多年来心中的愤恨全部投向母亲。“拍摄时，全组都绷着，现场掉一根针都能听得到”，拍完那场戏，乔梁去拥抱何赛飞，她全身都在颤抖。

拍摄越剧团排练厅的戏时，乔梁给了何赛飞充分自由，“我们没有固定镜头，我们的镜头是跟着演员移动的，我跟何老师说，你随便走，你撒开了演，把‘戏疯子’的感觉演出来。”

乔梁记得，有一天在排练厅拍摄，何赛飞抬脚就把高跟鞋甩了出去，赤脚在冰凉的地板上走起了台步。

“那是冬天，屋子里没暖气，我们都穿着羽绒服。何老师说，导演，穿高跟鞋，我没法走台步。她就把鞋一脱，啪一甩，劲儿就上来了。地上多凉呀，她60岁了，光脚走，我都觉得残忍”。这不是何赛飞一时兴起，乔梁说，拍海派戏的时候，何赛飞在对讲机里问他，“导演，你觉得我这场戏是穿鞋好？还是光脚走在沙滩上好？”还没等乔梁回复，何赛飞就让助理把她的鞋拿走了。

“她总是这样”，乔梁笑着摇头，“她就是个敬业的‘戏疯子’”。拍杀人那场戏，何赛飞也是光着脚，她光脚走进排练厅，又光着脚走到室外的石板路上。乔梁打算拿双鞋给何赛飞垫上，因为拍近景根本拍不到脚，但何赛飞坚持要打赤脚，她跟乔梁说，“穿上鞋，感觉就不对了”。

何赛飞第二次为戚老师流泪，是在北京国际电影节上。作为北影节天坛奖的提名影片，《追月》首次公开放映。何赛飞坐在乔梁旁边，第一次看完了电影全片。

“大概从电影三分之一的地方，何老师就开始哭了”，乔梁说，直到电影放映结束，何赛飞哭了一

个多小时，一直在抽泣，“她完全陷入戏里了，她就是忍不住。这个戏，她演得太累了。”

金鸡奖评委会评价何赛飞的表演“把举手投足间的名家风范、舞台上的璀璨夺目、面对孩子的愧疚拿捏得恰到好处，越剧表演艺术和电影表演艺术相映生辉”。

颁奖典礼上，何赛飞上台领取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奖时，再度落泪，她动情地说，“演员这个行业很辛苦，我经常把它比作‘生命折旧’。但我情愿少活几年，多创作几个精彩的角色给大家。”

那天晚上，站在领奖台上的何赛飞几度哽咽，一会儿哭，一会儿笑。台下，年轻观众高喊：“何老师，我爱您，您太可爱了！”

“她那天没有准备获奖感言，你看她现场说的都是乱的。我们庆功的时候，她还问我‘我说什么了？他们一直乐’。”乔梁回忆起金鸡奖颁奖典礼现场，“说实话，我从来没有一次，希望另外一个人得奖超过我自己的。但那晚，我特别希望何老师获奖。她没想到自己会得奖，这是她第一次演女主角。”

◎ 《追月》的后台来自童年记忆

拍摄戏曲题材电影，乔梁不陌生。作为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教授，乔梁与戏曲结缘早于电影。父亲是京剧导演，乔梁幼时常跟着父亲去剧团。

《追月》拍摄时，有一天，乔梁正在布光，看到饰演袁文康童年的孩子在舞台上爬来爬去，一下就跟自己的小时候对接上了，“看到那孩子，就像看到我小时候。那时候，只要幕一关上，哗啦一下，剧团里的孩子就会涌上舞台。等幕再次拉开，我们再跟着

大幕退出去。我当时特别兴奋。”乔梁想起跟着父亲混剧团的日子，白天演员们排练，他就缩到剧团放映厅看电影，晚上演员们演出，他又跑去后台，看他们“乱作一团”，看他们最后一分钟营救式冲上舞台，突然光彩照人，乔梁觉得有趣极了。后来，他把这些童年记忆，加进了电影《追月》的拍摄。

舞台同时也是《追月》的“主角”之一。片中的回忆戏份，全部借由舞台上的戏中戏完成。乔梁说，电影展现

的是戚老师一生的故事，如何客观地展现戚老师年轻时的事？他决定使用舞台呈现，“我们的回忆是有夸张成分的。秋生在指责妈妈的时候，他的所有表达一定是真实的吗？不如就用舞台展现，让坐在台下的观众去做一个判断，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谈及《追月》的上映，乔梁说，作为文艺片，《追月》没有那么大的宣传力度，但他不担心观众看电影之后的感受，他相信“观众看完之后，不会失望”。

怀念歇浦导演

■文/许朋乐

李歇浦导演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。但是我总觉得他还和我们在一起。一起聊剧本，一起谈电影，一起研究发行方案。他并不是信口开河慷慨激昂的那种人，不紧不慢的话语中闪烁着智慧和热情。更可贵的是他温文尔雅，善解人意，从不居高临下。我们有时还会聊聊NBA。因为他是NBA的忠实球迷。当然，他引以为傲的儿子和女儿——李欣和李虹，也会成为话题，这两位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的年轻导演深得他的厚爱和厚望，总指望他们多拍影片，早日成才，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”。一家子三个电影导演，夫人又是上海滩的知名诗人成雅明。多么美好温馨、令人倾慕的艺术之家！谁料他七十多岁竟然患病，在自我世界里静静生活了几

后，悄悄离去了。可惜，电影留下了遗憾，可疼，亲朋承受着痛苦。我亦然，心疼啊。不过能自我聊藉的是他住护理院期间，我曾经去探望他，留下了一次最难忘的聊天。

几年前，没有听到一点他患病的信息，我和他在医院配药时邂逅了。久别重逢，彼此间高兴坏了，站在走廊里就忙不迭打开了话匣子。谁知，聊着聊着，他突然亢奋起来，开始抱怨他碰到的一些不愉快的事，越说声音越大，火力越足，我怎么也劝不住。我惊讶纳闷，一向脾气温和、性格柔顺的歇浦兄怎么会这样？莫非他得了什么病？我心生疑虑，无名的担心爬上了心头。和他分手后，我立即和他儿子李欣通了电话，诉说了这段经历和我的预感。李欣也是十分疑惑地告诉我，他爸爸近期脾气很怪，在家也动辄发火，有点暴躁。李欣口中的“狂躁不安”似乎进一步证实了我的预感。我提醒他们赶快找医生。

一切都像我猜测的那样，李导演果真病了，而且是一种没有特效药的病。医生精心治疗，家人们倾情陪护，给了他无微不至的关怀，但没法治愈。为了让他平复情绪、安心养病，家人商量后特地把他送进浦东最好的一家护理院。这家护理院环境幽静，设备先进，设施齐全，服务一流，费用当然很高，但家人舍得用一切去换回他的健康。

我和老李在上影共事四十年，从《上影画报》到宣发部，我几乎参与了他导演的所有影片的宣发工作。1991年为庆祝建党70周年，上影拍摄了献礼片《开天辟地》，老李是导演。这部影片题材重大，对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塑造有所突破，因此受到高度重视。老李还被请进中南海，陪中央主要领导审片、聆听意见。我们破天荒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组织了影片观摩和新闻发布会，还转辗各地举行见面活动。那

些日子我和老李几乎天天见面唠嗑。

2004年，老李又导演了重大历史题材影片《邓小平·1928》，那时我已担任上影集团副总裁，分管创作生产发行，从剧本到制作，从组织摄制班子到制定预算，从影片送审到宣传发行，我和老李又常常泡在一起研讨各种事宜。虽然他经验很丰富，又比我年长几岁，但他能虚心听取意见，真诚接受建议，呈现了优秀艺术家的胸怀和品质，更增添了我对他的敬意。

因此，我一直盼望去护理院探望老李。在老李的病情有所好转后，成雅明老师和李欣终于答应了我的要求。那天我们三人一起坐车来到护理院，路上大家都担心他不会不认识我了。没想到，当我站在他面前，成老师问我我是谁时，他竟然笑笑说，“怎么不认识，我们的领导嘛”，幽默的口吻引人发笑。成老师又追问了一句，领导叫什么名字？可爱的李导演居然不假思索脱口而出——“许朋乐”。他的回答暖了我的心，他没有忘记我，给了我莫大的欣慰。我们就这样一问一答聊了起来，但一提到电影他沉默不语。一旁的李欣告诉我，他爸爸现在不愿意提电影，护理院放电影他也不看。我不明就里。成老师说，他现在最喜欢的是写毛笔字和唱歌。我随口问他喜欢唱什么歌，他回答得很干脆——“《一条小路》”。我突然来了兴致，“李导，咱们一起唱”。他慷慨地接受了我的邀请，“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，一直伸到迷雾的地方……”我们的歌声在飘荡，跃出窗口，传向远方。

今天，歌声依然在我耳畔回响，我感觉似乎李导还在。他，一个有理想和追求的人，从小路走来，一路奋发，走进了电影艺术的长廊，登上了创作的高峰。他是我怀念和敬重的电影人。

(作者为上影集团原副总裁)

书写跨越一百二十载的史诗传奇 红色主旋律大剧《宣武门》热播



门为依托，以玉雕世家李天顺守护玉器国宝为线索，展现近年中国历史风云变迁和国家命运。

杨全海作为北京博纳时代影视传媒中心的掌舵人，是这部作品的总制片人、总策划人和总发起人，以其敏锐的洞察力与独到的眼光，引领了《宣武门》的诞生。他表示，《宣武门》从国家到民族都深刻入理地传递最触动人心的情感维系，它以剧传史，以故事诉说民族家国精神，这部剧作的深度和用心程度远超市场上其他快餐式剧集，令人为之震撼。

赵宏丽是北京博纳时代影视传媒中心总裁，也是一名资深导演。《宣武门》作为北京博纳时代影视传媒中心转型后的第一部电视剧，在策划之初受到了不少质疑，但赵宏丽依旧坚守自己的理想，坚定自己的信念，坚持自己的方向。她深情表示，作为文艺工作者有责任、有义务去创造更好的作品，《宣武门》将以家国情怀为主调，以千

古街变迁为轴，讲述百年中国的沧桑巨变，讲述中国百年的复兴之梦，这是一部史诗般的巨作，这亦是一份对责任、使命的坚守。

《宣武门》用编年体的形式，串起人物命运、串起历史背景，延展的是中国浩荡的兴衰历史、荣辱成败。从戊戌变法到2017年，该剧用一百多年的时间，讲述宣武门前的风云变迁。包括了八国联军、军阀混战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九七香港回归、零八奥运盛事等重大历史事件。八个篇章，组成了《宣武门》的国剧精神、民族之魂，每一个篇章都是历史的横断面，每一幕都浸润了历史最标志性一面，每一幕都是深深植根在中国人血液里的沧桑。它要创造的不仅是“最长历史跨度”，而是家国情怀与民族大义相结合的崇高使命，是对少数民族同胞团结奋进中国梦的全新展现，更是对北京乃至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承和见证。

(影子)

本报讯 由杨全海任总制片人、总策划人，赵宏丽任出品人的红色主旋律大剧《宣武门》于3月5日起在北京卫视、爱奇艺、腾讯视频同步开播，为全国两会献上了一份特别的“礼物”，也让广大观众在欣赏艺术之美的同时，感受到了中华民族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精神力量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杨全海是东北师范大学1991级音乐系校友，赵宏丽是该校1991级中文系校友。

电视剧《宣武门》由王小康执导，康曦影业、北京博纳时代影视传媒中心联合出品，任重、董蕾、张丰毅、斯琴高娃、王自健、李依晓、李成儒、王金声、李进荣、赵毅、于滨等实力派演员主演。该剧以宣武